歷代刑法考

廄律

晉志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

按秦始皇併六國後二十七年巡視治馳道馳道天子道也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其侈也如此故廄置中有後車食厨之制漢承秦後高帝經營天下日不暇給惠帝無出巡之事文帝三年幸甘泉之高奴幸太原欲自擊匈奴也十一年幸代十五年幸雍始郊見五帝惑於公孫臣之說也後二年幸雍三年幸代四年幸雍五年幸雍

幸代未嘗遠出也景帝僅一幸雍而已武帝元光元狩之間尙止幸雍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自是幸汾陰幸滎陽至洛陽次年又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元封元年封禪登崇高登泰山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四年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還至泰山增封還幸甘泉自後河東泰山幾無一歲不至其巡幸幾與始皇埒而廄事遂繁元封元年之役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見食貨志而天下騷然矣東漢廄無車馬事歸省約

章帝嘗詔車駕皆精騎輕行無宂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誦此詔語與武帝之舳艫千里者其得失爲何如哉

廄　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顏注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補注先謙曰大廄丞見咸宣傳未央廄令見霍光外戚傳家馬官見地理志案大廄未央家馬及下路軨騎馬駿馬共爲六廄也　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注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令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補注先謙曰車府令秦官見始皇紀又見藝文志騎馬令見嚴安傳騶馬監見傅介子傳　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注如湻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大宛廄在長安城外疑此之龍馬監也先謙曰續志劉注引古今注云漢安元年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倘存承華之名耳　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注應劭曰橐橐佗昆蹏好馬名也如湻曰爾雅曰昆蹏研

善升𪊨者也因以爲廄名顏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獸名也𪊨研者謂其𪊨下平也善升𪊨者謂山形如𪊨而能升之也補注沈欽韓曰郭注昆蹄之如研而健上山秦時有昆蹄苑釋文引舍人云昆蹄者溷蹄也邵晉涵曰應詔是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曰挏馬初置路軨續志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長樂廄丞一人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約曰六廄名也主馬萬匹晉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按廄亦事律也自以廄事爲主今備錄二志之文至六廄九廄之分別月詳於後

六廄　漢舊儀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騊駼廄路軨廄

騎馬廄大廄馬皆萬匹三輔黃圖六漢官儀曰未央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後書和紀注引未央宮六廄作未央大廄

按續志云舊有六廄是六廄爲西漢舊制其名見于舊儀令以漢表核之表言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丞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以此爲六廄名然其數實七補注六廄不數車府未知何據舊儀六廄無家馬車府駿馬有承華騊駼承華騊駼表在五監長丞之內其職視七令丞爲次似不得在六廄之列路軨置于太初元年是太初以前之六廄當以大廄未央家馬車府騎馬駿馬爲是武帝增路軨而仍稱六廄者太初元年改家馬爲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

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師古曰晉音是也挏徒孔反說文挏推引也漢有挏馬官作馬酒參說文及如湻之說疑太初改家馬爲挏馬專主馬酒之事而又置路軨以足六廏之數然則西漢之六廏大廏也未央也車府也路軨也騎馬也駿馬也表本無六廏之稱六廏爲周制天子之廏也

九廏　三輔黃圖未央大廏在長安故城中金華殿廏彔華廏大輅廏果馬廏騎馬廏大宛廏軛梁廏胡河廏騊駼廏凡廏九皆在長安城內

按此據平津館宋本魏漢叢書本未央大廏下有在長安故城中六字又有漢官儀一節長安城內皆作長安城外與宋本不同通典太僕漢初夏侯嬰常爲之領五

監六廐是六廐五監漢初已有此制漢表七令丞五監除路軨爲太初所增遺符六廐五監之數實不止于九也未央大廐表分爲二而此併爲一餘八廐惟騎馬爲舊稱騊駼本在五監大苑當卽龍馬餘五廐他未見無以證之

平樂廐　傅介子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廐監

按百官表駿馬有令丞而無監介子由駿馬監拜中郎又由中郎而遷平樂廐監中郎秩六百石廐令亦六百石廐監當在廐令之次是監之位次在中郎之右不應由廐監而拜中郎由中郎而又遷廐監疑駿馬監乃駿馬丞之誤丞位次在令長之下故奉使歸而拜爲中郎也

柂中廄　蘇武傳稍遷至柂中廄監昭紀始元六年柂中監蘇武注蘇林曰柂音柂廄名也應劭曰柂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湻曰柂爾雅唐棣柂也柂園之中有馬廄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

按柂中廄監與平樂觀監皆不在五監之數補注謂不入百官表未知何故本按此疑是上林之六廄說詳下

上林六廄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六廄令丞顏注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太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騊駼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則屬水衡也補注劉攽曰表敘水衡九屬官技巧六廄各一物後省技巧六廄顧遂謂此都是一官非矣蓋上林自有六廄一令丞主之後六廄等別有官非此六廄也

按六廏爲九官之一自以劉說爲是惟廏旣有六必非一處上林苑有平樂觀疑傳介子傳之平樂廏屬平樂觀猶之上林有霸昌觀而有霸昌觀馬廏也然則霸昌漢舊廏平樂及蘇武之移中或爲上林六廏之一令丞總主六廏而各廏仍各有監主其事也

霸昌廏 史記梁孝王世家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來還至霸昌廏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廏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顏注霸昌觀之廏也黃圖霸昌觀馬廏在長安城外

按田叔治梁事在景帝時則霸昌廏漢之舊廏也

都廏 惠紀三年七月都廏災黃圖都廏天子車馬所在

中廏皇后車馬所在

按都廏中廏疑卽指天子六廏而言非別有二廏

路軨廄 黃圖路軨廄在未央宮掌宮中輿馬亦曰未央廄

按路軨亦作輅軨輿未央各為六廄之一不得以路軨為未央或曰亦曰未央廄謂未央宮之廄以別上林之廄上官皇后傳祖父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遷未央廄令未央廄自有令輿表合

交道廄 谷永傳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注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按交道廄似亦漢舊廄

濯龍廄 文選赭白馬賦處以濯龍之奧注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廄馬三百匹銑曰濯龍內廄名

按濯龍他未見

太子廄 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府廄長丞補注府廄長丞

見王莽傳續志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按府廄當是二官續志有廄無府蓋中興省之

長樂廄　續志長樂廄丞一人漢官儀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

按長樂廄丞百官表無此官疑東京所設陳留風俗傳陵樹縣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廄未知即其地否

左駿介廄　見續志詳上

按志後或省并或不列入官名置與省均不詳在何時

承華廄　後書順紀漢安元年七月始置承華廄注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

按此非西京之承華廄或采用舊名或別有所取無考

續注引古今注事與此同

騄驥廄　靈紀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發注調謂徵發也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注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按此廄與承華廄並是後來增置續志不收未詳其故馬價每匹至二百萬視武帝時之牡馬平價二十萬者十倍矣辜榷至此閹奄之壟斷可知亦當日秕政之一也

牧師苑　見百官表及續志詳上又漢舊儀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聚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漢官儀略同

按表言六牧師苑而舊儀云三十六所續志言分在河西六郡而舊儀云分置西北邊均不相符

流馬苑　見續志詳上

苜蓿苑　續志太僕注漢官曰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西域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俗耆酒馬耆目宿苑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顏注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按目宿苑之設以天馬耆之也此西京之制東京已省

廄置　史記田橫傳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集解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按廄律廄事之外以傳事爲重故以傳事次于廄事之後廄置秦法見前廄律條田橫傳尙曰廄置似漢本仍秦舊文帝稱傳置似已改矣

傳置　史記文紀二年上曰朕旣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索隱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產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如置急者乘一馬曰乘也漢書文紀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補注宋祁曰

按索隱所引如說與平紀所引文不盡同改傳爲置未知其所據何本史記田橫傳集解引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與平紀文同恐漢書注是也秦曰廄置漢曰傳

傳傳舍置廄置

置疑漢初已改田橫傳之廄置尙承秦之名也

傳　高紀五年橫田橫懼乘傳詣雒陽注如淳曰律四馬高
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
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文紀十二年除關無
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
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
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
符也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司關注傳如今移
過所文書釋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如云兩行
書繒帛者乃小宰質劑鄭注所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
之券書釋名莂別也大書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
傳別以帛書故終軍傳謂之繻今謂之路引景紀四年復
置諸關用傳出入注應劭曰以七國新反用備非常司關

貫疏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

按文帝除關無用傳卽景帝詔所云通關梁不異遠方也七國反而諸關復設不得不用傳亦事勢使然後惟宣帝時詔載毄入關者得毋用傳

乘傳騎驛而使者　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

按使者乘傳騎驛古制已然後世亦不能廢騎驛疑當作驛騎丙吉陳湯二傳並稱驛騎

軺傳置傳馳傳乘傳　平紀元始五年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注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

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丞相掾屬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姚鼐曰如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緩急則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乘者事輕所在爲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告假軺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

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儒林傳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案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說文桼傳信也此即如淳所云尺五寸木漢舊儀丞相刺史掌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續漢書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

按漢世設傳之制諸書言之已詳如淳言傳者四名而史傳中但有乘傳軺傳之文蓋他處所言乘傳乃乘坐傳車之謂非律之所言乘傳也軺傳所乘當是軺車乎紀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注服虔曰軺音謡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說文軺小車也以招切王注史記季布傳軺車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曲禮坐安車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按軺車有一馬者有兩馬

者如淳所謂兩馬再封一馬一封也季布傳朱家迺乘
軺車之洛陽乃言其乘小車耳難定其爲一馬兩馬若
平紀之一封軺傳方是一馬車安車坐乘軺車立乘傳
體所用恐皆是立乘但車小而便者亦難定其爲安車
朱家之洛陽不必乘安車也馬總意林引傅子曰漢世
賤軺車而今貴之此言恐亦非實王莽方以爲婚禮所
用曷嘗賤之哉儀禮既夕齊三采無貝注左右面各有
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疏漢時小車
蓋上有蕤在蓋之中央春官巾車皆有容蓋注蓋如今
小車蓋也疏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又有握注有
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輧車是也疏漢法輧車無蓋故舉
以況之據此則小車有蓋方以表尊傅子之言或魏晉
之事

大使車小使車　續輿服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條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

按晉志言東漢設騎置而無車馬而續志有大使車小使車駕駟有騑又有騶騎是非無車馬豈晉志所言爲漢末之制歟小使車不立乘殆以追捕罪人有不能一概立乘之勢然不得謂是安車志既不言是軺車恐是別一等小車與安車之坐乘者殊也

載穀人關得無用傳　宣紀本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

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顏注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按景帝以後關無用傳惟此一事

繻　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注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

按此卽過所文書漢本用木其改用帛者取其便易也終軍入關不用繻詣博士者與計偕也

長檄　後書安紀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注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

按此於傳符之外別作此文書者殆以流民所在不必皆有關故別為此長檄以為驗也

無因郵奏　後書光武紀中元二年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注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按此蓋以戒紛擾也

郵行有程　地官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

行晝夜行千里爲程漢官儀亦有此文

按郵行有一定之程律內當有明文唐有驛使稽程在職制律本于漢也

養馬　食貨志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顏注食讀曰飤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

馬母　食貨志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亭母馬　食貨志車騎馬乏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

罷亭母馬　昭紀元始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

按武帝時征胡之師屢出馬死亡者多於是行母馬之

法王子侯表平侯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爲臧會赦猶復作其法可謂嚴矣昭帝罷之息民之一端也

籍民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民馬補車騎馬顏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補注何焯曰此籍馬可伐宛也

按籍馬尤爲苛政武帝之失德不在好大喜功而在徇私縱欲也

馬口錢　昭紀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注文穎曰往年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補注沈欽韓曰武帝令亭畜馬故斂民出錢爲市直芻秣費也

按馬口錢當即四年如淳之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者也加口錢以補馬故亦謂之爲馬口錢文穎

之注尙不明確如注云租及六畜是謂民之有馬者稅之實與詔文之意不合詔謂省乘輿馬苑馬以補傳馬則馬不必再有口錢以補之故可以毋歛此錢至亭畜馬歸民自畜三年而歸息與馬口錢之事無涉並非令民畜馬而又別出芻秣之費沈說亦非唯馬口錢加入口賦之內是年所免者僅此三錢其口賦二十錢仍須出也餘詳下條

口賦　昭紀元鳳四年正月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貢禹傳禹上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

按馬口錢加入口賦之內爲武帝苛政之一終漢世行之者也昭帝一免二年一減什三宣帝亦常減之當時必有議口錢之非者元帝因貢禹之言而增三歲爲七歲民乃得稍寬焉御覽一百五十七零陵先賢傳曰鄭產泉陵人爲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然武帝增三歲出口錢乃云一歲輒出口錢恐非其實

馬給傳置　文紀二年詔太僕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禁食馬粟　景紀後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

之顏注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

苑馬　武紀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顏注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勿出馬　昭紀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省乘輿馬苑馬補傳馬　昭紀元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注張晏曰驛馬也　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罷中牟苑　昭紀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省苑馬減穀食馬　元紀初元元年六月省苑馬八月太僕減穀食馬

減乘輿廄馬　成紀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

減廏馬苑馬　和紀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廏及涼州諸苑馬

廏馬減半食　安紀永初元年詔廏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廏馬給軍　靈紀中平元年詔廏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按以上各條並廏馬之寬政惟靈帝以黃巾大起始頒此詔蓋以軍事方興郡國馬不足出廏馬以給之乃迫于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諸關用傳出入　詳前

按關譏而不征古法也文帝除之而景帝復之其出入之無傳即唐衛禁律之私度關越度緣邊關塞諸條也

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

也　汲黯傳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云云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注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

按兵器與鐵禁止賣與胡人故雖在京師市買其法不能少異其事同也惟愚民無知坐死者至五百餘人之多亦應略分差等當時一概論死黯請之而上弗許過矣

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景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注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不平補注蘇輿曰史記平準

書益造苑馬以廣用故縮有此奏

罷馬弩關　昭紀始元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注應劭曰武帝又作馬上弩機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

尺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孟

說是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壹通篇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

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案馬不出關之

制漢初已有也

按禁馬出關之制由御史大夫奏定自非漢初已有其

事在七國既反之後似禁馬出關全從軍事上起見關

兼內地之關言自諸侯王行分封子弟之制而諸侯日

弱無變事可慮故昭帝罷之若邊關則仍在當禁之列

買塞外禁物　功臣表宋子嗣侯九坐寄使匈奴買塞外

禁物免

按越關買禁物法止免侯而賣禁物于胡人者罪重至死利害不同也

內珠入於關者死　列女傳珠崖二義傳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乃曰初當坐之繼母聞之乃因謂吏曰此珠妾之繫臂也妾當坐之初因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又曰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之下交頸送葬者盡哭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

珠而遣之王昭圖補注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此者法至死也

按此一關之特別法非諸關之通例論法過重以懲貪也武帝元封元年置儋耳珠厓二郡昭帝罷儋耳元帝罷珠厓續志合浦郡屬縣有朱崖是後漢復設故有合也此事當在後漢時

逮捕

菑川思王終古傳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贏伏犬馬交接終古臨觀事下丞相御史請逮捕有詔削四縣淮南王安傳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云云有司請逮捕衡山王衡山王賜傳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廣川王去傳奏請逮捕去及昭信

按遣使至郡國逮捕往來必乘傳故在廄律此所引各傳乃赴各國逮捕者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此逮捕于諸郡者也

告反

變告　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顏注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云云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彭越傳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黥布傳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之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云云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按漢時上變告得乘傳如賁赫事是也

逮受

逮證　杜周傳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滅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顏注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顏注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

按郡府之獄悉歸廷尉廷尉受而逮治之遠者至數千里近亦數百里其往來當乘傳故入興律此似可謂之逮受矣

登聞道辭

上變事擊鼓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　夏官太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元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王

按先鄭言擊鼓而不言鼓之設於何處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令丞續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諸公車者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者皆總領之後書和紀永元六年注引應書天下至闕下作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據諸說是漢世上變急聞並集于公車公車令掌殿門則殿

門之外必設有此鼓以備上變急聞者之用可推而知但不知此鼓為何名以律目登聞道辭推之似即登聞鼓特未有明文可證耳登聞者有變事及急聞則登之道辭者聽其辭以集奏之也

行冤獄使者　張敞傳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遂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按漢世論決重獄在立春以前故立春後命行冤使者出以理冤獄此常制也

詣闕訟訴　潛夫論考績篇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賤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詔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又三式篇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

人

按詣闕上書訟訴及前條之撾鼓即唐律之諸邀車駕及撾登聞鼓若上表自理訴也邀車駕漢事無聞餘二者先鄭言之王符言之後來律文即原于漢知漢律必非無文也

乏軍興

地官旅師平頒其興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尙書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疏興軍征討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唐律擅興律諸乏軍興者斬故失等注謂臨軍征討有所調發而稽廢者疏議曰興軍征討國之大事調發征行有所稽廢者名乏軍興犯者合斬故失罪等為其事大雖失不減注云謂臨

軍征討有所調發兵馬及應須供軍器械或所須戰具各依期會克日俱充有所闕者即是稽廢若充使命報告軍期而違限廢事者亦是乏軍興

按乏軍興之義疏議所言最爲詳備賫誓糗糧不逮汝有大刑蓋此關于軍事自古重之甘誓之不用命戮于社無所不包此法當亦概之矣

知人盜官母馬爲臧　王子侯表平侯遂元狩元年坐知人盜官母馬爲臧會赦復作顏注有人盜馬爲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補注沈欽韓曰秦漢法若以重論則盜官母馬乏軍興當斬爲臧者減一等遂赦猶復作一歲刑

不出持馬　功臣表黎嗣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顏注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是其事也黎作黎陽邵作邵則傳記之誤耳

按武帝時征匈奴馬政極嚴此二侯一知人盜馬而藏之一不出馬皆當以乏軍興論者一會赦猶復作一身斬國除此潛夫論所謂絕詐欺之端也

騎士不詣屯所　趙廣漢傳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亂服會赦貶秩一等

按唐律諸防人在防未滿而亡者罪止滿流鎮人亦同此獄蘇賢屯霸上乃鎮防人非從軍征討者其不詣屯所至重罪止滿流不得以乏軍興論在唐律從流入死

罪以金罪論亦當科以死罪漢律未詳而按之後文廣

漢所坐以擅斥除騎士爲乏軍興則騎士之不詣屯所

亦必以乏軍興論尉史禹及廣漢之坐要斬皆依乏軍

興律也

馬不適士　黃霸傳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

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

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

按發騎士而馬不適士非細故也劾乏軍興而僅止貶

秩豈以北軍騎士非征討之軍故科罪不同歟然則漢

之乏軍興實有輕重之等差非概從要斬矣

擅發兵　段會宗傳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之興有詔贖

論拜爲金城太守

按此擅發兵而以乏之興論是事與律不相侔是時康居

太子保蘇匿率衆欲降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兵隨司馬受降司馬欲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是其咎在司馬與會宗無與也所發兵盡還初無損失如以擅發爲罪則非乏興之謂而以乏興論乃事之此不可解者贖論而仍拜太守蓋亦寛之矣此亦不用乏之軍興之本法但稱乏興者省文也

留外國書　韓延年事見興律稽留條

按延年事因稽留而致有闕乏之故以乏之興論然則段會宗事因擅發而妄費致有所闕乏之故亦以乏之興論此二事實相同也

奉詔不謹

不如詔　高紀五年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按不如詔者以重論不知當論以何罪後來之不如詔並非概以重論也

議詔　吳王濞傳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夏侯勝傳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爲不道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按景帝之詔關于軍事故罪至要斬夏侯之議詔以毀先帝故下獄久之始出也

不承用詔書

不用詔書　功臣表曲成嗣侯皇柔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顏注赤側解在食貨志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郪嗣侯仲居元鼎三

年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注如淳曰食貨志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也百官表作坐不收赤側錢收行
錢論顏注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食貨志郡
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注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恩澤侯表平津
嗣侯度爲山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爲城旦
按赤仄兩表皆作赤側史記作鑄鍾官赤側此云官赤
仄即鍾官之省文集解引如說作今錢見有赤側者韋
昭云側邊也似當以作側者爲是集解又引漢書音義
子紺錢者紫紺錢此二侯一在元鼎二年以不用赤側
爲罪一在元鼎三年又以不收赤側爲罪不用不收並
是不承用詔書相去一年而情事頓殊當日錢法之紊

亂可知矣詔徵令吏而不遣亦必有故然不得謂非不承用詔書也故罪與鄲嗣侯同

小愆之　晉志漢民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别爲乏留律

按乏及二字原譌之反今據通典改正小愆乏及不如令乃罪之最輕者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其輕重相去太覺懸殊此乃承秦之敝丁酉詔書不知如何減法文帝盛德其事之遺佚者多矣

上變事

上言變事

上變事　見前登聞道辭條

以警事告急

軍書急聞　見前登聞道辭條又丙吉傳此馭吏邊郡人

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按上邊事他無可證軍書急聞卽丙吉傳之犇命書也又陳湯傳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以自救此亦以警事告急者　又按以上各條依目編入此下先言傳事廄律以傳爲重也餘則無次序可分矣

摭遺十三終

戶律一　按戶律目無可考其事以賦役為重要今故以賦役居先唐戶婚律四十四條前廿五條並戶事餘條略依其次序編入

算賦　高紀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惠紀六年注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注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為口

泉也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故鄭於此注亦云今之算泉云云

按如注所引漢儀注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人出一算其未滿十五者則自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也二法年歲相推漢法如是賈疏所稱漢法謂鄭注司會所引而司會無此注文其年歲與如注不合鄭君漢人所言不應歧異通典通志諸書所引並是如注自當以如注爲準漢舊儀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民與前注亦合也

減算　賈捐之傳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注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宣紀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減民算三十顏注一算減錢三

十也成帝建始二年正月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注孟康曰
本算一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
按文帝民賦四十此省事之效非因天下民多也觀下
文云孝武皇帝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
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
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
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又云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
休之故其用意可知如說非也宣成之減賦乃赦欵中
之一事所減者當年而已
勿算　武紀元封元年詔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
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顏注自博至梁
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
限也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

算事顏注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按以上各條勿算者皆指算賦言

不加賦　蕭望之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西域傳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按武帝之不加賦不加算賦也證以西域傳可見望之等駮張敞贖罪之議而謂雖戸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不知此義見于何書望之迂執不曉事而此數語最悖謬者

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

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
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
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
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紀二年令天
下男子二十始傅顏注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
也補注沈欽韓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錢今寬之至二十
歲始傅著於版籍也先謙曰史索隱引荀悅云傅正卒也
按景帝承文帝之後所行多寬大之政若本二十三而
改二十是較舊法為嚴似與當時之宗旨不合故沈氏
別為一說竊謂此傅字不必與傅之疇官之傅并為一
事此傅字但就算賦言沈亦可通惟十五以上之制見
于漢儀注是漢法始終未改豈景帝此制後亦廢而不

用歟律歷志疇人子弟分散注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
歷者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補注王鳴盛曰尚書
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
離祉九家注疇者類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
算數者矣周壽昌曰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注
疇匹也先謙曰索隱韋昭云疇類也又引李注作孟說
按訓類匹近之本按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段曰謂耕治
必有耦且必非一耦故賈逵注國語曰一井爲疇杜預
注左傳曰並畔爲疇並畔則二牛也引申之高注國策
韋注漢書疇類也王逸注楚辭二人爲匹四人爲疇顏
晏注漢書疇等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攷國語
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國策曰夫物如有疇漢書疇
人子弟王粲賦顯敞寡疇曹植賦命疇嘯侶蓋自唐以

前無不用从田之疇絕無用从人之儔訓類者此古今之變不可不知也據此說則疇之訓類自是古義李如二說其義本同不必是李而非如也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惠紀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曰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劉攽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按此大亂後生聚之方但可行於一時而未可著爲常法女子之不嫁非盡無故豈可概罪其父母然則凡有故者當不算矣

口賦　詳廢律口賦及馬口錢條

按口賦自七歲至十四與算賦之十五以上年歲相接地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是周法十五以上野在可任之列國中復多役少故晩賦稅而早免之也其十五以下者則不論國野皆不征矣漢仍有此口賦者其法殆因于秦矣

更賦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如湻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云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適未出更踐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何焯曰如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案其實則二也踐更卽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於官官爲給與久住之人也蓋卒更卽古者田賦是兵之制戍邊三日則仿力役之制爲之雇更卽雇役之法所仿溝洫志爲著外繇六月注如淳曰律說戍

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後書明紀中元二年四月亦復是歲更賦注更謂戍卒相更代也賦謂過更之錢也

按卒更本卒自行者也踐更本卒出錢顧人者也過更本卒入錢於官官以給戍卒者也實是三品何氏謂其實則二者以卒更踐更以月計過更以日計耳然律既分爲三品則踐更者實官許之其行也亦必聞于官非私自替代之比故自爲一品不得以代人卒更創混而爲一也過更輸錢於官謂之更賦爲賦稅中之一項名目昭帝有勿收逋更賦之詔明帝以後復除更賦甚多竝載于紀茲不備錄

戸賦　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戸二百千戸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按吳王濞傳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據此可以見王侯國之賦稅與郡無異而此歲率二百千將取之常賦中乎抑在常賦外乎如在常賦外是國民之賦稅重于郡如在常賦中則一戶之賦未必及二百千也此不可解者

獻費　高紀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顏注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補注沈欽韓曰案此於一算之外復歲取六十三錢也

按此於常賦之外又出此六十三錢也然終漢之世鮮言獻費者景帝詔曰孝文皇帝減耆欲不受獻景帝後二年詔亦云不受獻既不受獻則此費當在免除之列

然諸侯王列侯之十月朝獻未聞廢疑不受獻專指漢郡而言文紀後六年以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而不及郡此必郡獻久廢故不必言也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巳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導亦擇也至逦煩擾導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觀於此詔可見獻費之久罷和帝罷臨武荔支雖薦宗廟者亦省焉漢之賢君其於息民之事固甚切矣又按安紀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軍賦　公羊傳哀十二年注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不過一乘惠紀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

賦宅無有所與

按軍賦蓋卽古者丘出馬牛甸出長轂之制然漢事宅處無言軍賦者疑軍賦卽算賦算賦本爲庫兵車馬者也又如武帝之重母馬籍民馬似亦在軍賦之列

復　高紀二年令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顏注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刑法志中試則復其戶顏注復謂免其賦稅也

按復者復除也賦役二者皆免之也

復十二歲六歲　高紀五年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顏注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軍吏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

戸之內皆不繇賦也

七大夫以下復其身及戸勿事　見上

復終身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

復終身勿事十一年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按高帝時所復者皆軍吏軍卒此有功而復

宗室及關內侯皆復　地官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賢

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舍者謂有

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

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

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

吏有復除　見上

年九十一子不事八十二算不事　賈山傳陛下卽位禮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顏注一子不事

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按賈山至言之文其一書上于文帝時陛下謂文帝通典引作孝景時事似誤一子不事復子也而武帝別定復子若孫之法豈其法未著爲令歟

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武紀建元元年赦天下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注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

按紀文似在赦款之列殆未纂入律文故也

九十以上復子若孫　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顏注

若者孫及之辭也有子卽復子無子卽復孫也

按此卽一子不事之意古法也

八十九十復羨卒　見前宗室及闕內侯條下

按此東漢之律與前條並不同八十較優而九十不復子若孫與古制不合

癃不可事者復之　癃不可事者不算卒可事者半之

見上又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寬疾若今癃不可事者不算卒可事者半之疏漢時癃病不可給事不算計以爲士卒若今癈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謂不爲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若今殘疾者也

按先後鄭所引詳略不同實一條而引之者文有異同耳

孝弟力田復其身　惠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按此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皆舍也漢法亦承于周

民產子復勿事　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顏注

勿事不役使也補注何焯曰大亂之後戸口減半優之使

生聚日滋章紀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復勿算

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

以爲令

按據章紀是高紀之事已著爲令東漢猶相承不改惟

一言二歲一言三歲未知爲傳寫之誤抑後來又增一

歲歟

懷妊者賜胎養穀復其夫一歲　見上

復家　宣紀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

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補

注通鑑考異云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

一不容盡訛蓋紀訛耳錢大昕云攷功臣表諸功臣之後詔復家者實百二十三人與紀人數不合或表有脫漏矣表稱元康四年而紀書於元年蓋有司奉詔檢校得實請於朝而復之非一時所易之紀所書者下詔之歲表所書者賜復之歲也功臣表平陽侯叅玄孫之孫杜陵公乘喜詔復家注孟康曰諸侯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産子

按孟康云得傳同産子即詔所云毋嗣者復其次功臣表周緤曾孫禹復家死亡子復免元始元年緤玄孫護以詔書爲次復禹同産弟子楊武孫談復家亡子絶談兄孫爲次復並詔書所謂復其次也功臣表高祖功臣實百三十七人除韓信陳豨謀反國除劉澤爲瑯邪王蕭何國未絶奚涓杜得臣吳郢無後外尙得百三十人而表中不言復家者有劉纏彤昭工師喜張越棘丘侯

襄馮解散陳署鄧弱杜恬趙堯王虞人凡十一人言復家者實百十九人又孝惠三人高后二人凡百二十四人劉纏下補注錢大昭曰纏與彫跖張越棘丘侯襄鄧弱趙堯六人皆無位次蓋呂后時或以罪免或以身死不得與陽夏淮陰反誅其不與更不待言按錢說就位次言蓋位次定于高后二年也然劉纏即項伯鴻門之會微纏高祖且不得免豈他功臣可比而竟無位次乎謂纏與彫跖前死則奚涓亦前死者何以仍有位次鄧弱史文缺是否前死或以罪免并無可攷位次定于高后二年而張越之罪免在高后三年則罪免身死之說皆不確矣表凡百三十七人而孝惠所封吳淺黎朱倉劉到三人高后所封陽城延齊受吳陽三人並有位次合之爲百四十三人陸量侯須無百三十七位次最後

則案此百四十三人中有六人無位次韓信陳豨居其二餘四人無可攷不得如錢氏所指之六人也宣紀詔云百三十六人者除六人無位次實百三十七人劉澤雖有位次而已爲琅邪王不在列侯之數故得百三十六人此百三十六人中必有無後如奚涓諸人者有司奉詔考核上其實數得百二十四人非詔文與事實有牴牾也惟復家而別賜黃金十斤者如周緤之曾孫楊喜之玄孫陳遬之曾孫旅卿之玄孫凡四人未詳其故此四侯者在高祖功臣中皆非傑出之人何以獨視他人爲優當必有說無可考矣

戍邊死者賜復　後書明紀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

復其口算

按此實邊之策賜復以優之俾占著邊縣者安於其所在也

無田徙他界者除算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按此勸農之政

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見前軍賦條

按此亦鄉大夫之所謂國中貴者

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　昭紀始

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注如湻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補注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卽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爲所著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

按紀文令民得以律占租句在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之間自當爲一事劉說是也食貨志諸賈人末作貰貸

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顏注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于官也是凡占租者皆入其名簿于官故律文有家長身自書之語今罷榷酤官而聽民自酤民得以律自占而上其籍於官官即其自占之籍而取其租升四錢者限民之賣貴也

販賣租銖　食貨志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能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顏注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貢禹傳末句作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顏注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襍計百物之銖兩輯證

按禹言市井勿得販賣珠玉金銀故平其錙銖而收租之
律可除耳未論及田畝之稅當從食貨志舊唐書刑法志
漢民撥亂思易前轍尚行菹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和紀
永元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
租稅注漢循周法商賈有稅流人販賣故矜免之
按不販賣而租銖可除是租銖本就買賣言租以銖計
故曰租銖禹所請者珠玉金銀之稅非凡物之稅一概
除也和紀所免正是販賣之稅

貸子錢不占租　詳襍律取息過律條

按王子侯補注以此租銖之律漢時民間交易往來皆
當上其籍於官所謂占租也此侯既不占租取息又過
律也

私販賣　貢禹傳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

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
按此事未施行然玩其文意似漢法本如此爾欲實行
耳
算緡錢　武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注李斐曰緡絲也以
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
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
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
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爲是緡音武巾反補注蘇輿曰說
文緡下云業也賈人占緡卽此緡字義緡下云釣魚繁也
與鍇義則此借緡爲鍇段氏以鍇爲後人增造字形也廣
雅釋詁昀本也鍇算也玉篇昀本作鍇案訓業訓本若今
商賈成本之謂算緡錢者古度貨物成本直錢若干籌納

官稅有不實則繩以法

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武紀元鼎三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史記平準書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

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傳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
音之贍反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若賈人更占田
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張湯傳排富商大賈出
告緡令正義緡書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
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
算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
出此令用鋤築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
文也輯證按一算百二十文據志緡民二千算一千四算
是二千四千之中取二十若如李斐所云一貫千錢出算
二十則是千錢出二十算以算百二十計之當出錢二千
四百決無此重斂之法斐注疑誤

按漢之算賦一百二十錢爲一算故正義云一算百二
十文也斐注一貫千錢出算二十當是謂出算錢二十

然與漢之算不合若云出二十算則是千錢出二千四百萬無此理自當依正義之說也武帝苛政告緡尤虐天下騷然而不至大亂者所取者皆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人而不及士民天下士民多而豪强兼并富商大賈究居少數故當時士民尚得相安而不至于亂也

八月案比　地官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疏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時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續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皇后紀序漢

法常因八月算人注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

按漢賦民以口爲率故算人其要政八月案比歲歲行之民習爲常得賢令長以督察之亦不見其紛擾周制三年大比則其期較舒矣

戸籍　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注版今戸籍也

按戸籍之事周專設官以掌之乃國之大事孔子式負版者其敬之也如此後世歷代皆有戸籍戸籍詳而民事刑事皆有根據其所關非細今則戸籍廢矣

戸版　天官宮伯凡在版者注鄭司農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戸籍謂之戸版